

# 消失的吆喝声

□任亚军

每当夜幕低垂,落日俯下身子轻吻山头的时候,耳边总会响起那一声声带着关中方言腔调的吆喝。

这一声声清脆的吆喝仿佛能唤醒沉睡的山河,总能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活力,给人催人奋进的动力。尤其是在疫情肆虐的这几年,更需要这样的声音响彻大街小巷,但好久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吆喝声,让人怀念。

前些天,和友人坐在路边吃烧烤,无意中提起,以前经常在这里看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,走在昏黄的余晖中,用特有的嗓音吆喝着:“咸鸭蛋……咸鸭蛋……”那一声声吆喝底气十足,声音洪亮,久久在人群中穿梭。这种吆喝声经过岁月的洗礼,逐渐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,一种文化符号,一种令人一提起便兴奋的乡愁。

友人说,那个卖咸鸭蛋的老人在夏天的时候去世了,再也听不到有人吆喝咸鸭蛋了。我的心紧绷一下,身体突然散下来,

感觉那声音瞬间变成了一个破碎的旧梦。痛心的是不仅让我失去了熟悉的记忆,更让这个城市失去了一丝烟火味。再回忆,那人,那吆喝声,都变成了亘古不变的黑白剪辑。

现代的城市里,很难再听到独特的吆喝声。卖花声藏进了花店,茶叶蛋潜入水底,豆花声住进了小店,冰糖葫芦躺到了玻璃柜……满大街都是店铺,那些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少,令人唏嘘不已。也许有人还记得卖咸鸭蛋的老人,也许有人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声音,但是老人自力更生的事迹却永远不会被人遗忘。

老人卖了二十八年咸鸭蛋,从西关老街吆喝到老火车站,从经二路吆喝到陈仓大道。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,老人与时俱进,以前推着自行车,现在骑着电动车;以前全靠嗓门吆喝,现在用喇叭播放录音。老人对普通职业的坚守,将一件事做到极致,令无数

人佩服。随着网络的发展,没想到老人的这一声声吆喝竟然弄出了大名堂,不仅让他走红网络,上了报纸,参演了微电影,还多次登上了央视……虽然这样红火,但老人依然坚持做这一件事。时代变了,那吆喝声却从来没有变味。

每次碰见卖咸鸭蛋的老人,他总是眯着眼睛,微微笑着。记得有一次,我准备买几个咸鸭蛋,问老人:“你这咸鸭蛋怎么样?”老人咧开嘴,哈哈一笑,手里捏着一个咸鸭蛋,说:“小伙子,你放心,我有独门腌制咸鸭蛋的秘方。你就放心买吧,我这一路走过去,很快就卖完了。”我对着老人连说几个好,随便挑了几个咸鸭蛋,便看着老人的背影渐行渐远。最后敲开咸鸭蛋,准备吃的时候,看着蛋黄咸香流油,只看一眼就能让人口齿生津,更别说吃到嘴里又会是怎样的唇齿生香。老人曾经患有癌症,而且两次抗癌。他没有选择躺下,拖着



带病的身子走了二十八年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让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。老人用二十八年的坚守唤醒了无数打拼的人,也让这座城市贴上了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止的标签。

恍惚间,我好像又听到了那一声声穿透力极强的吆喝声。这吆喝声听起来是多么的悦耳动听。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老

人推着车子向前走的背影,不管从什么角度看,都是生生不息的风景。

我想,这个城市是真的再也听不到老人的吆喝声了,心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但是他在这闹市中行走自己的江湖,用他那独特的吆喝声不断提醒我:做自己喜欢的事,要坚守自信,还要不忘初心。



## 菏泽的雪

□孔金泉

印象中,小时候,菏泽的雪总是很大,覆压大地的村庄在一夜之间就长高了几寸,天地为之一白。尽管手被冻成了肿蛤蟆,但大家情不自禁就会欢呼雀跃起来,呼朋唤友一起去打雪仗。

雪以一色染天地,奇怪的是,你从来不会认为雪是单调的,也不会觉得它是在堆砌白色的色块。本来天寒地冻,因为一场雪,竟然平添了一抹暖色调,好像在我们的衣物之外又添了一件。它召唤着我们走出舒适的房间,去拥抱这开在冬天里的花朵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惊喜,是冬天貌似冷酷面孔背后的一个不易察

觉的微笑。让我们恍然明白,原来冬天并不完全都是狰狞的,也有温情的一面。

菏泽的雪往往是黏性的,很容易就会粘在一起。我们把它团起雪弹,掷向对手。最好它有一条会拐弯的弹道,正好落在别人的脖子里,让他叫苦不迭,掏不出来,又不能任它消融,那个窘状总是让人忍俊不禁。堆起来的雪人总是白白胖胖的,煤灰作眼,胡萝卜作鼻。在外面疯一阵子,回到家里才会发现,手脚冰凉,甚至雪水浸透了鞋袜。于是



母亲一边责骂,一边燃起一个火堆。火舌翻卷,鞋袜很快就冒出了蒸汽,好像袅袅的云烟。雪让村里的每一条道路都成了我们眼中的滑梯,忍不住就会溜一下子。有人一个趔趄跌倒了,他笑,别人也笑。或者是,一人在前面拉,一人在后面溜。总有一个爱使坏的,于是两人摔在一起,引人哄堂大笑。一下了雪,我们就盼着天更冷一点吧,这样雪就能保留下来,做我们一个冬天的趣味。

大人总是不能与我们共情,他们喜笑颜开是因为一场大雪就等于给麦苗铺上了一层棉被,可以抵御严寒,到了春天冰雪消融,就是一场及时雨。老人则聚拢在南墙,捕捉着一缕阳光,袖手眯眼,话也是有一

搭没一搭的。

这些年,由于暖冬,菏泽的雪没有以前大了,有时就是蜻蜓点水地表示一下,覆盖一层薄薄的地皮,不解人的饥渴。但有时也会给人惊喜,天地全白,甚至没有下脚的地方。上班的路上,汽车趴窝,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,好像地上全是泥泞。最高兴的依然是孩子,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,打雪仗、堆雪人,不期然就与我的记忆重叠在一起。

诗词里的雪更美,“六出飞花入户时,坐看青竹变琼枝”“江带峨眉雪,川横三峡流”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……雪点染了大自然,让它于寻常之中有了奇崛之美。人生当如此蝶,蹁跹天地之间!

### 阳光(外二首)

□李建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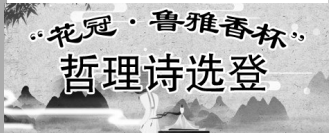
无论房子里住着谁  
无论房子里放着什么  
阳光都是那样  
静静地走来  
轻轻地抚摸

### 星星

自己的光太微弱了  
于是就和伙伴们一起  
组成长夜的风景

### 云遮月

清风徐来  
牵手明月与星斗  
撕开云层帐篷  
天空  
依然万重银辉



### 人间物语

Benjianwuyu

小时候最寒冷的记忆是熬药,熬苦汤子的药锅子是乡下人过往的愁容。

药锅子都是砂质的,铁锅熬药有毒,是禁用的。药锅子不会家家有,不论熬啥药,治啥病,药锅子可以通用,但必须在熬药前烧开水撒一小撮麦子面溢一下,说是可以解了先前熬的药性。

俺的村子不算大,也就是两只药锅子轮用足也。我家的药锅子在纵横交错的小街巷走门串户,俨然一个小有名气的乡野郎中。

## 药锅子

□刘厚珉

什么样的锅都可以多,唯独药锅子不能多;什么样的锅可以没有,唯独药锅子不能没有。药锅子多了象征着一个村子的阴气重,人丁不会兴旺。

乡村有揭锅的,但再贪婪的人也不会偷药锅子,小贼更怕晦气。因此,常看到农家泥土窗台上,药锅子孤寂地斜躺在药渣子一边,仿佛嗅着残留的苦涩味儿打瞌睡。其实,药锅子是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家窗棂里的咳嗽声……

听我大姑说,俺爷爷的生命不长,最后的两三年几乎是奶奶

用俺家的药锅子熬尽的。

最后熬完的药渣子不能随便倒掉,须在天亮前无人影时倒在十字路口,让匆忙的脚无意间踩踏,疾病方才痊愈。这是老中医药方之外的药方,药效之外的药效。

俺村有一个惯性的讲究,还药锅子是绝不能空锅子的,这等于把疫病带给人家,遭埋怨甚至挨骂是无理可辩的。约定俗成,空锅里要放一把麦粒子,最好放一枚硬币,即可破解。

我上中学时,母亲得了肺气肿病,教俺熬药,提前滚水撒面粉溢了,涮净了,凉水将草药泡

了,开锅后改用文火。药熬好了,包药的草纸遮上药锅子,锅子盖压上,饴出药汤。入睡前,母亲喝一次,次晨加清水落一次药渣。早晚两次,月余,母亲病情好转。

俺在村小学任教后,毫耄母亲病情再次加重。镇上的老中

医对我说,你娘是旧病根,还是在家中药调养吧!母亲笃信我家的药锅子,几乎每个傍晚,俺都会匆匆回家给母亲熬药。

从老屋的外间,俺端起药汤子,小心翼翼地踱到里间母亲的床边,5步长的距离,5步长的药香,竟漫长如若一生……

